



## 一檄雄文千秋著(下)

□黄俊生

作为一个文人，骆宾王堪称完美，但作为政治家或军事家，他还显得稚嫩，尤其在处事交友上，眼力还不那么准。当初，他投奔徐敬业，指望的是抱团取暖，慰藉一颗沧桑的心，所以，当徐敬业要起兵伐武后，他欣然影从，踊跃参加。在他心里，徐敬业是真心为社稷，真心为李唐。他没看出，徐敬业义正词严的伐武口号后面所夹带的私货。因此，当徐敬业找来一个貌似已故章怀太子李贤的人来号令天下时，他认为这不是欺骗，而是一种策略的需要，故而，徐敬业请他写檄文，他二话不说，满腔热血地奋笔疾书。起兵后，是直接挥师洛阳，还是开疆拓土，谋取与武则天争霸天下的根据地？两种意见相左。一方说，直发洛阳，属正义之师，一路之上必能招纳更多人士，壮大自己力量；一方认为，先攻城略地，建立稳固的根据地，与武氏形成对峙局面，进而谋取天下。

没有一本史书记载骆宾王在这场战前“神仙会”上的态度是什么，但从他檄文最后一句“请看今日之域中，竟是谁家子”

天下”来看，他显然是倾向后一种意见的。徐敬业当然更倾向后一种，本来，他聚众闹事，就不是要为李唐伸张正义，李家谁做皇帝，谁掌天下，那是李家的事，用不着这些远臣外戚咸吃萝卜淡操心，他起兵，就是为了发泄私愤，甚而有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，未尝不可轮流坐的私念。作为徐敬业的“秘书长”，骆宾王是出于文人的天真，没窥探到徐敬业的内心深处，还是本来就与徐敬业心往一处想？这已经无法考证，但有一点毋庸置疑，骆宾王在整个起兵伐武中的表现，也就那一篇檄文，至于仗怎么打，就没他什么事了。

正如后世许多事后诸葛亮所评判的那样，徐敬业没有直接指挥洛阳而去夺取金陵、润州、楚州是一着败棋，由正义之师变为叛逆之师，导致失去民心，败局已定，仅仅折腾了两三个月，徐敬业便雪狮子向火一样垮了下来。

684年的阴历十一月，武则天遣扬州道大总管李孝逸，率领征讨大军沿淮河东下，与徐敬业交阵于高邮下阿溪。这一仗，徐敬业军大败，被斩首七千余级，溺死

者不计其数。徐敬业知大势已去，轻骑逃回扬州，带上妻儿又连夜乘船逃向润州，船停泊在润州（今镇江）蒜山江中，等候部将接应，准备登岸南窜。不料想，接应的将领迟迟不到，或许已归顺唐军，徐敬业不得已重返江北海陵，沿北岸东下，只要潜逃到海陵东境，就可以从那里入海，逃往高丽。

徐敬业船行至狼山江面时遇上大风，风高浪急，船不得行。部将王那相怂恿兵士哗变，杀死徐敬业，被杀的还有其家属25人，唐之奇、魏思温、韦超、薛仲璋等将领遭诱捕，被王那相押了邀功而去。骆宾王与徐敬业三公子徐嗣及亲随的船寻隙逃了出来，随风飘到唐菱角咀，弃船登岸，方知此处乃“邦之白水荡”，遂隐匿下来。

一场轰轰烈烈的讨武勤王之变，就此偃旗息鼓。可怜徐敬业，跟前朝“清君侧”的侯景一样，都被属将刺死在狼山江上，而年已花甲的骆宾王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，开始了在白水荡亡命藏匿的岁月，最终客死胡逗洲。1000年后，诗人董廷回忆此段历史，在《秦宫杂事》诗里写道：



李逸会师出泗州，下阿溪畔战云收。

至今愁读宾王檄，呜咽寒塘水不流。

唐初，南通的胡逗洲与大陆涨接，其东边诸沙洲连接起来，后设立海门县，白水荡就处旧海门境内，现为今天的启东市吕四一带。

在胡逗洲隐匿的岁月里，骆宾王是如何反思这场动乱的，他有没有后悔参与了这场闹剧？有没有后悔未曾阻止徐敬业攻占金陵？这些，我们均不得而知。不过，骆宾王在兵败之后，依然义无反顾地跟随徐敬业逃亡，足见他并不后悔与徐敬业结盟，他用行动表明，他书写《讨武曌檄》时的慷慨激昂，是那么的真诚、急切。

种种机缘巧合，让骆宾王与南通结下不解之缘，他亲手布下一个千年谜团，留下一段争执千年的话题。

《南通通》连载 第六章 曲项高歌：骆宾王隐踪之谜

## 丝路花语



## 倾诉真情待春归

——冯健男回乡絮语

□彭伟

暮春时节繁花飞，笑迎故交归故里。4月26日，冯健男先生回乡踏青，并于“水绘讲堂”举办《我与〈九色鹿〉及其他》讲座。我是1979年生人，小时候尤迷那部国产动画片《九色鹿》，日后又见同名连环画，爱不释手。时隔多年，我不停搜罗乡人著述，竟有不虞之喜：九色鹿的绘者冯健男是我的同乡。更喜的是，三四年前，两位老友刘政、刘绍松都向我提及冯老思念故园，希望返乡举办一场免费讲座。我应诺玉成其事，由此结识冯老，微信往来不断。

冯老至如，才下榻酒店，我即赶去。他早已开门等候，我刚到门口，冯老起身相迎。我打量他，国字脸，皮肤泛红，满头银发，很是率性；一对浓密的白眉，颇为慈祥——真是鹤发童颜。他十分和蔼，说话时常伴着笑容。我不见外，直爽地聊起他的籍贯。我素来觉得冯老是白蒲人，其实不然。1940年，他生于如皋县皋城镇，后来，如皋县更名为如东县，皋甸又被划入南通县。联系冯老的成名作，我不禁笑言：一人三县籍，两绘九色鹿。

三县之中，冯老对于如皋有着深深的情谊。他念如城，爱白蒲。此回是他第二次来如城。第一次来如，已是三十多年前的旧话。彼时，冯老去淮安参加画展开幕式，回沪途中前往如东丰利省亲，便于如城转车。时已入夏，天气正热。他从西门汽车站下车，在附近一家饭店吃晚餐。他点了一盘拌肚丝、一盘炝黄瓜，外加一瓶啤酒，吃饱喝足，等到旅馆休息，散去热气和疲惫。因为赶车，次日便匆匆前往丰利，由此未能走访如城美景古迹，引以为憾。讲座圆满结束后，我有幸一路陪同冯老游览水绘园，季恺事迹馆，如皋师范，俞铭璜、沈序故居。冯老常常感叹，家乡处处都有历史留痕。应当早回如城走看看。最后一站是白蒲，他从小在白蒲长大。他的妈妈为姜氏族人，外祖母为顾氏，两氏均为远近闻名的书香门第。白蒲姜氏涌现出了姜修（进士）等名人，《东皋印人》中姜氏就入选三位。冯老的外公在白蒲开姜元泰绸布庄，是富贵人家。白蒲顾氏

出了3位进士、8位举人，连续7代人开办私塾。冯老儿时常常穿梭在古老的木楼之间。现已年入耄耋的冯老，漫步在老街上，一边招呼老家的亲朋，一边回忆老街旧景。

走进那条幽静的小巷，尽管经过改造，故园已变新居，不过他在顾家老宅的木楼下发现了儿时常用的井栏。触景生情，喝水不忘掘井人。冯老情不自禁地说道：“白蒲是我的艺术发源地。”他深情追忆，童年理发，望着镜框中西湖十景，神奇美丽，那就是他看的第一本连环画。第一位令他印象深刻的绘画老师是白蒲中学的仇金生。仇老师毕业于如皋师范学校，很有才华，还在如皋师范学习时，他创作的歌曲《翻身道情》就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出。他在白蒲初中绘出3米高、2米宽的人物画，形象逼真，栩栩如生，震撼了许多学生幼小的心灵。

白蒲画家吴宗海是他的远房外祖父，他有缘临摹吴宗海的画作。冯老正是在仇老师等人的影响下，坚定地走上了艺术道路。冯老日后终于考入南京艺术学院，在那里受到众多名师的教导。他的贫穷与勤奋，闻名全校。南艺名师、画家陈大羽给冯老留下深刻印象：他身材魁梧，待人和蔼，学生很喜欢听他的课。大羽老师还奖掖后生，鼓励他学习，送冯老一幅《菊花图》，题字：身居闹市，一尘不染，健男学生共勉。冯老毕业后，从南京迁居上海，将画裹在草席中，不幸丢失。我谈起陈大羽后日还来过如皋，暂居绿园。我的一位友人张宏元，时在绿园任职，为陈老调墨拉纸，陈老又为如皋人留下数张墨宝。冯老感叹，如皋是个好地方，还是个出名的地方。他又谈及如皋籍名人、红色文艺理论家俞铭璜。俞铭璜曾是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，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，还为“新金陵画派”的诞生作出贡献。冯老至今记忆犹新，俞铭璜来到南艺讲学：场上俞老论述国际关系、人生哲理，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，场下师生满座，鸦雀无声。彼时，他心中充满了家乡的归属感。

聆听冯老真情倾诉的“亲身”故事，

我充满敬仰，那就是他的坚持。名师牵手，但是路在脚下，还要靠自己前行。他在南艺学习时，为钱所困，画不了油画，就画素描。工作后，上海住房紧张，全家只有区区九平方米，一张桌子既是全家人的餐桌，又是孩子的书桌，连张画桌都摆不下。学过泥瓦匠的冯老在三楼阳台搭起一座仅有一米高的水泥画室。里面空间狭小，冯老只能屈身作画。夏天巨热，冬季大寒，他依然坚持。居委人员误作鸡棚，上楼检查，才相信是画师。正是在这座“鸡窝”中生下来“金凤凰”——《九色鹿》。

冯老笑言自己能获大奖，贵在坚持，成在勤奋。人做事情，做工作，都要认真。他还记得自己学习样板戏，不识乐谱，就想多标记，时练时唱，上台表演，赛过专业演员。台下的著名演员孙道临听得过瘾，请人打听冯老的身份，了解他是画的，十分诧异，一时不信。最令冯老难忘的是敦煌之旅，他和同人探险，去了不少偏僻的小洞窟，那里人迹罕见，本是唐代参与绘建莫高窟的画师的居所。他久久地躺在窟中，静静地冥思，与那些画师产生共鸣。他又跪在大洞中，用石头压纸，尝试用厚实的高丽纸写生佛像。他又大胆“创新”，就地取材，采用黄土调色，在21天里马不停蹄地完成21幅临摹作品，终为中国动画绘出杰作《九色鹿》。

冯老笑言自己能获大奖，贵在坚持，成在勤奋。人做事情，做工作，都要认真。他还记得自己学习样板戏，不识乐谱，就想多标记，时练时唱，上台表演，赛过专业演员。台下的著名演员孙道临听得过瘾，请人打听冯老的身份，了解他是画的，十分诧异，一时不信。最令冯老难忘的是敦煌之旅，他和同人探险，去了不少偏僻的小洞窟，那里人迹罕见，本是唐代参与绘建莫高窟的画师的居所。他久久地躺在窟中，静静地冥思，与那些画师产生共鸣。他又跪在大洞中，用石头压纸，尝试用厚实的高丽纸写生佛像。他又大胆“创新”，就地取材，采用黄土调色，在21天里马不停蹄地完成21幅临摹作品，终为中国动画绘出杰作《九色鹿》。

聆听冯老教诲，有情有义。作别冯老，依依不舍，又逢春去，我念起百余年前如皋志愿堂中沙元炳、沈文瀚、陈星南、许树粉诸友的饯春雅集。文人赋诗，许树粉云：春如游冶子，骀荡不知老。冯老不是游冶子，而是游子，如春风骀荡，真不知老人。望着他远离的背影，矫健的步伐，我不禁感触：倾诉真情春归，盼望明春他再次回乡，举办一回个人画展，激励他的同乡后生们。

## 江畔听潮

## 雨丝风片

### 戚豫章的悼猫诗与画

□田鹤年

1992年初春的一天，戚豫章（王个簃先生的弟子）发现养了十多年的爱猫突然不见了，本来这并不用担心，因为它常在白天越过院墙外出串门，不久总会回来的，但今天却令戚豫章有一丝不祥之感。这是因为此猫最近几天显得精神不振，前一天就不进食了，难道会出什么事？戚豫章赶紧“阿咪，阿咪”边喊边找。这所位于南大街望仙桥南首的老宅是个前店后院的大宅子，宽大的堂屋及东西卧室前有大天井，天井东首是画室，西南是一丛竹林，其间野花杂草丛生。戚豫章来到竹林前边找边喊，然后拨开乱草，一个令人吃惊的景象呈现在眼前，草丛中伏着一只猫，用手一摸，身子已然冰冷僵硬。这正是他要找的爱猫阿咪，一股莫名的悲痛顿时涌上心头，戚豫章放声大哭。事后他对我说，他是个不轻易落泪的人，自从老娘过世以后，他还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悲伤。他实在不能再经受这样的事实，同时发誓，今后不再养猫了。果真，一心爱猫的他，从此再未养猫。

戚豫章的家就在我家东街对面，我常去。大概是猫死后这几天，我看他，他正在画室画画，画的正是那只猫。他说猫已埋在天井一角的竹林中。在埋猫前，他想为它画个遗像作纪念，于是将猫抱回画室，置于画桌之上，然后摊开宣纸，执笔为猫作了一幅水墨写生画。又过了些时，再来他家时，画已经完成。

这是一幅中堂尺寸的作品，画面正中偏下方是一只黑白相间的花猫，闭着双目蜷缩着身子似乎在熟睡中。画家以其娴熟、丰满的笔力，用水墨淡青着色，数笔即勾勒出一只可爱的花猫，猫身下以浅色绘就几支萱草。画的上方是题字，标题是《萱草难忘忧愁》，并有诗：

嬉戏伴晨昏，夜归犹候门。  
谓汝通灵性，相依若有人。  
牛奶饲汝大，性情多温驯。  
来客均疼爱，相亲足下蹲。  
两日未能食，知死且藏身。  
遍寻不得见，匿尸墙边盆。  
置汝画案上，欲为汝留真。  
萱花永作伴，纸钱不需焚。  
我心深感愧，喂养欠时新。  
朝夕惶然无所主，咪鸣之声不沾唇。  
呜呼阿咪永去矣，笔底音容难传神。  
更难写出心头恨，不计痴狂作笑闻。

戚豫章的书画各具特色。就此幅来看，作为标题的篆书刚劲有力，用在此处又不失圆润。接下来的行楷秀丽端庄、柔顺妍美，其书法本身承载着某种感情，观赏者再读诗句，真令人感动不已。

戚豫章（1921—2005）的墨宝，在今天已是一纸难求，这幅画的照片我至今仍保存着，但不知原画流向何方。

## 通谚撷趣

### 等水鸭子

□黄步千

等水鸭子：等待时机行事的人。  
等到享福，鼻子朝了北：福气到了，人却断了气。

磨算人：折磨、算计人。  
碗底朝上：完了，没了。  
耳朵在烧包摊上：拐弯抹角骂人是猪。

耳朵热烘烘的：民间认为耳朵热是有人牵挂。  
耳朵长：将人比成驴、兔等动物，嫌其爱听别人私语。

聊路头：以言语招惹、诱惑、调侃。  
驴蛮子：死不讲理的人。

蜡烛：不认相，不点不亮。  
虱多不痒，债多不愁：横竖横，倒也好过。

笑破不笑补：笑懒，不笑穷。

算筋算骨：算斤算两；精打细算，不失毫厘。

笃定马四开：笃定定，有十足的把握。

筋韧滴淌：食物有韧劲，有咬嚼。

软皮条：硬的不行，改变策略，玩手腕。

蛇虫百脚：泛指有害的小虫，五毒。

## 濠滨射虎

### 南通谜人作品评析(四十一)

“贫可以节用，病可以保身，何忧非喜也”  
(三字党务工作术语) 苦乐观

作者:袁试 评析:詹志坚

该谜面出自明代洪应明所著的《菜根谭》，这本书曾经被后人翻印过无数次，古往今来喜欢此书的人不在少数。《菜根谭》全书，上至治国平天下，下至修身齐家，人世间的道理几乎无所不包。从政者可以从中找到经邦治国的谋略，从商者可以从中找到捕捉商机的智慧，而更多的人，则会从中发现它的博大和宽容。

我也很喜欢《菜根谭》，我喜欢的是作者充满思辨的处世哲学，恰如“贫可以节用，病可以保身，何忧非喜也”的豁达。人一旦具备这种正见，就有了生活的弹性，就能坦然面对人生的种种困境，而始终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心。贫则苦，病则痛，贫病加身给世人带来的痛苦常常是不可避免的，然而，能换一个角度来看待它，贫可以节用，可以抑制物欲的膨胀，病可以保身，可以体会到劳逸结合、张弛有度的重要，如此观想，贫病亦非坏事，这就是谜面所要阐述的理念。

谜底“苦乐观”，原指人们对痛苦和快乐及其关系的基本见解，是人们在精神和物质生活中产生的不同感受和认识。作者妙施巧手，如二月春风把谜底细细裁开，顿读为“苦/乐观”，一经转义，便可紧紧扣合谜面所表达的意思——视贫病之“苦”而不苦，抱持积极“乐观”的态度。该谜创作手法简洁明快，扣合不滞不涩，谜面和谜底含意积极乐观，因而获得“美丽惠安——康灯辉映净我心”勤廉灯谜创作大赛二等奖。(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)